

## 泰雅染織記憶暨技藝的連結與跨越

文／尤瑪·達陸、弗耐·瓦旦、陳叔倬·圖／弗耐·瓦旦

### 摘要

數百年來接連受到漢化以及全球化的影響，泰雅傳統染織文化逐漸凋零。爲此，投入泰雅染織的振興運動，刻不容緩。然而部落織女持續凋零、博物館收藏的泰雅衣飾物件並不完整，無法整理出系統性的泰雅染織記憶暨技藝的文化脈絡。經過長期的田野調查以及影像文獻分析，成功恢復泰雅各支系衣飾的樣貌，也逐步解開泰雅各支系不同織布紋飾背後的符號意涵。爲了傳承此豐厚的泰雅染織資產，更進一步推動泰雅染織重現，將平面的知識變成立體的編織，將文獻記載轉化應用於日常生活中。爲了避免振興的染織記憶暨技藝再次走向沒落，讓染織創作成品再次被博物館等文化單位孤立保存，接下來需積極投入民族教育工程，讓代代泰雅人能夠持續擁抱泰雅染織的記憶暨技藝，恆常恆久的存續下去。

關鍵詞：泰雅族、織布、認同、原住民工藝

## 染織記憶暨技藝與族群認同

由於過去沒有文字，在漫長歲月中，服飾變成原住民一種無聲卻有形的溝通語言。從形制、材質、色彩到裝飾紋樣，不僅傳達了族群認同意義，彰顯社會組織、男女分工，也蘊涵豐富的習俗信仰和文化內涵。

由許多國外發展案例可以得知，染織記憶暨技藝實為一個族群文化延續的重要一環。豔麗的 Traje 原本是高原馬雅人的傳統服飾，在歷經衰退並重新振興之後，現今再被瓜地馬拉人高度使用，並成為瓜地馬拉身份認同的重要象徵。今日即使是在非常全球化、商業主導的國際選美活動中，或是非常在地化、精神象徵的宗教活動中，Traje 皆展現出重要的認同意涵。Traje 編織語言中的內容，充分表達出種族、性別、教育、政治，甚至國籍的獨特性，使得除了馬雅人之外，非馬雅裔的瓜地馬拉人亦對 Traje 展開認同。因此，織布不僅僅是「技藝」或「婦女的工作」，其背後實富含著豐富的政治與經濟意義。相較之下，墨西哥社會則持續保存著織布文化的傳承。墨西哥馬雅婦女以編織與刺繡紡織品表達他們的社會價值和審美價值，並傳給他們的女兒，歷經數世紀而不間斷。進入全球化與商業化的當代，即使紡織品的生產與銷售已有些許改變，墨西哥女性仍然堅持以織布展現她們的社會力。美國印地安人同樣的以織布展現當代認同，甚至在掌握傳統的精髓之後，充滿自信藉由新設計進行認同再造。由此可證，織布在當代其實是一個重要的認同象徵。

若失去織布的傳統記憶，認同基礎亦將空洞。為了完整傳承織布的文化內涵，必須先解譯織布紋飾的符號。為此秘魯馬雅人與人類學者 Silverman 合作，出版了《秘魯 Q'ero 織布符號所含知識》一書。Q'ero 世居於秘魯高原，他們的織物充滿了象徵性的元素並且代代相傳。學界過去研究已經指出，這些存在於織物中的象徵性元素能夠充分表達 Q'ero 文化的精髓。為此，人類學者 Silverman 整合過去超過 10 年的田野調查資料，配合織物實品以及文獻紀錄進行考察與比較，在書中深入介紹 Q'ero 有關織造、圖像學、空間和時間概念的想法。

在泰雅文化逐漸式微的當代，藉由研究分析傳統織布所蘊涵的泰雅世界觀，或許是一個可能的途徑。為此，務必積極投入泰雅染織記憶暨技藝的振興工作（圖 1），並嘗試將這些研究成果進行數位化典藏，除了充實泰雅民族教育的養分外，也成為全球染織知識庫重要的一員。



圖 1. 過去泰雅織布多由種苧麻開始。在振興泰雅染織記憶暨技藝的過程，需從栽種苧麻開始。

### 泰雅染織記憶暨技藝的傳統連結

振興傳統染織記憶暨技藝一事，並非如想像般容易。日治時禁絕織布，提供給泰雅部落日式服飾，傳統織女逐漸老去，世代相傳的染織文化出現斷層，導致許多複雜的織布技藝無法順利傳承。古老的織物原本能夠提供新一代原住民振興傳統技藝的養分，但 70 年代大量珍貴原住民織物流落於古董市場，造成即使想從古老織物重建傳統技藝的可能性都非常困難，最後的機會落在日治與戰後人類學家收藏於博物館的藏品上面。通過解譯收藏於各博物館的泰雅織物紋路符號（圖 2），或許可將曾經斷裂、模糊、瀕臨失傳的泰雅染織技藝，重新振興。

然而，跟博物館接觸的過程，卻不是完全的順利。國家化與博物館化的原住民歷史文物，或許未曾有不與當代原住民對話的想法（圖 3），但國家與機構機器缺乏積極創造新知識與價值的企圖，加上當代原住民相對的處於社經地位的弱勢，無從提出對話的訴求，往往只能對典藏庫膜拜而已。排灣族藝術家撒古流曾對過去保守的博物館文物收藏政策提出批判：「原住民文化就像芒果一樣，成熟了會掉在地上，變成泥土滋養果樹，再生出芒果，文化像自然生命生生不息。但你們漢人在談原住民文化時，講究包裝和如何防腐，保持久一點，如何放在博物

館？如何觀光？」對此，我們突破重重困難，得到許多博物館願意拋棄保守心態轉為支持，因而得以進入國內各博物館的典藏庫，掌握任何可以重建泰雅服飾的線索。



圖 2. 過去泰雅婦女只需學習各自地區的織紋。為有效的建立系統性資料，需藉助當代電腦織機組織各種繪圖。



圖 3. 重製的泰雅族系統服飾

泰雅傳統服飾的基本形制是綜合縫製式及披掛式服裝，卻又有簡單與複雜的搭配之分，此分別亦可根據功能作區別。簡單的平織、素面，頂多加幾條直紋等實用性的布料通常用來做常服、背帶、被子等用品；而新娘嫁衣、節慶祭典禮服，及頭目等貴族階級穿著的布，則以更為複雜的浮織、挑花、夾織等方式表現。除此之外，男子服裝的基本組件尚包括：額帶、胸兜、上衣、披肩、前遮陰布及刀

帶。女子的服裝組合則移除前遮陰布及刀帶，更易為片裙和綁腿。一般的常服可依需要酌減，但在祭典或婚慶時，禮服的穿著和裝飾則有增無減。另一方面，泰雅各部落服飾亦有極大差異。泰雅先祖來到臺灣已經超過數千年，由於長時間受到不同的生態環境與人文環境相互影響，不同泰雅區域也發展出不同的服飾系統。根據完整的物件與文獻圖錄資料分析發現，泰雅衣飾分類與其系統源流有高度重疊性，可分為：1. 宜蘭南澳群、2. 桃園大嵙崁群、3. 新竹馬力闊九群、4. 苗栗北勢群、5. 南投馬力巴群、6. 南投賽德克群、7. 花蓮太魯閣群、8. 花蓮木瓜群等 8 個系統。雖然目前居住於花蓮及南投原屬於泰雅族的太魯閣族與賽德克族已經獨立成族，但就傳統服飾研究的觀點來說，仍將其視為泰雅支系之一，才能正確闡釋泰雅傳統服飾完整的面貌。

博物館的標本典藏必須配合相關知識的紀錄、描述、詮釋與再調查的工作，才能完整的呈現標本的文化脈絡。在此前提下，思考物件本體、物件產生的知識，以及物件製作族群複雜的社會文化體系的關連性格格外重要（圖 4）。單件被抽離文化脈絡的典藏品，並不具備重現文化的真實意義。但在進入博物館進行文物檢視的過程中，卻發現沒有一個博物館的泰雅服飾典藏能顯現出系統性。此外，博物館雖擁有物件，但因基礎資料不足，面臨難以進一步研究與利用的困境。面對此困境，協助各博物館系統性的重製缺失的物件確有其必要。過去 10 年中，國內的十三行博物館、臺灣史前博物館、臺灣博物館，以及夏威夷的比夏博物館 (Bishop Museum) 都曾添購、重製泰雅文物以完備收藏研究的系統脈絡。



圖 4. 當記憶暨技藝成功地與傳統進行連結時，有可能跨越至當代公共藝術的領域。此為中央研究院收藏的「羽翼·德米嫩」泰雅染織公共藝術創作，

## 泰雅染織記憶暨技藝的教育傳承

民族文化不應被各種博物館、文化單位等孤立保存，因為孤立保存的同時，即宣告死亡。民族文化的保存應與教育結合（圖 5），因為民族文化是逐夢的石柱，是重新認識自己的方式，唯有教育才是將文化的美好價值永恆保存。泰雅文化不會因為染織工藝一時的振興即宣告起死回生；唯有教育，才能讓泰雅文化綿延不絕。若今日染織工藝振興的成果再一次進入博物館、文化單位等被孤立保存，而沒有任何新一代泰雅人持續投入，則過去的成果將付諸流水。投入民族教育工程，進行民族人才的培育，是當今必要之務。以染織記憶暨技藝為文化傳承的主軸，將思想啓迪以及實作訓練加以貫穿，傳承民族藝術的美感與內涵、形式與技法，從實踐中體驗傳統文化與時代變化的共同脈動，可刺激民族藝術的創造力，並找尋出合乎民族發展的經濟模式，讓代代泰雅人能夠持續擁抱泰雅染織的記憶暨技藝，恆常恆久的存續下去。



圖 5. 泰雅染織記憶暨技藝的未來，取決於如何教育傳承。